

本  
师  
化  
迹

宋 普济 著

# 《本师化迹》

心密之家 2022 年 5 月排版



| 以禅为体 以密为用 以净土为归 |

## 本师化迹

释迦牟尼佛。〔贤劫，第四尊。〕姓刹利，父净饭天，母大清净妙位。登补处，生兜率天上，名曰胜善天人，亦名护明大士。度诸天众，说补处行，于十方界中，现身说法。

普曜经云：“佛初生刹利王家，放大智光明，照十方世界。地涌金莲华，自然捧双足。东西及南北，各行于七步。分手指天地，作狮子吼声。上下及四维，无能尊我者。”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也。

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，年十九，欲求出家而自念言：“当复何遇？”即于四门游观，见四等事，心有悲喜而作思维，此老、病、死，终可厌离。于是夜子时，有一天人名曰净居，于窗牖中叉手白言：“出家时至，可去矣。”太子闻已，心生欢喜，即逾城而去，于檀特山中修道。始于阿蓝迦蓝处三年，学不用处定，知非便舍。复至郁头蓝弗处三年，学非非想定，知非亦舍。又至象头山，同诸外道日食麻麦，经于六年。故经云：“以无心意、无受行，而悉摧伏诸外道。”先历试邪法，示诸方便，发诸

异见，令至菩提。故《普集经》云：“菩萨于二月八日，明星出时成道，号天人师，时年三十矣。”即穆王三年癸未岁也。

既而于鹿野苑中为憍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而证道果。说法住世四十九年。后告弟子摩诃迦叶：“吾以清净法眼、涅槃妙心、实相无相、微妙正法，将付于汝，汝当护持！”并敕阿难：“副贰传化，无令断绝。”而说偈曰：“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今付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”尔时世尊说此偈已，复告迦叶：“吾将金缕僧伽梨衣传付于汝，转授补处，至慈氏佛出世，勿令朽坏。”迦叶闻偈，头面礼足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当依敕，恭顺佛故。”

尔时世尊至拘尸那城，告诸大众：“吾今背痛，欲入涅槃。”即往熙连河侧，娑罗双树下，右股累足，泊然宴寂。复从棺起，为母说法。特示双足化婆耆，并说无常偈曰：“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”时诸弟子即以香薪竞荼毗之，烬后金棺如故。尔时大众即于佛前，以偈赞曰：“凡俗诸猛炽，何能致火爇，请尊三昧火，阇维金色身。”尔时全棺座而举，高七多罗树，往返空中，化火三昧。须臾灰生，得舍利八斛四斗。即穆王五

十二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也。自世尊灭后一千一十七年，教至中夏，即后汉永平十年戊辰岁也。

## 勘辩与行状

世尊才生下，乃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顾四方曰：“天上天下，唯吾独尊。”

世尊一日升座，大众集定。文殊白椎曰：“谛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”世尊便下座。

世尊一日升座，默然而坐。阿难白椎曰：“请世尊说法。”世尊云：“会中有二比丘犯律行，我故不说法。”阿难以他心通观是比丘，遂乃遣出。世尊还复默然。阿难又曰：“适来为二比丘犯律，是二比丘已遣出，世尊何不说法？”世尊曰：“吾誓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。”便下座。

世尊一日升座，大众集定。迦叶白椎曰：“世尊说法竟。”世尊便下座。

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，为母说法，及辞天界而下，时四众八部，俱往空界奉迎。有莲花色比丘尼作念云：“我

是尼身，必居大僧后见佛。不如用神力变作转轮圣王，千子围绕，最初见佛。”果满其愿。世尊才见，乃诃云：“莲花色比丘尼，汝何得越大僧见吾？汝虽见吾色身，且不见吾法身！须菩提岩中宴坐，却见吾法身。”

世尊昔因文殊至诸佛集处，值诸佛各还本处，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，入于三昧。文殊乃白佛云：“何此人得近佛坐，而我不得？”佛告文殊：“汝但觉此女令从三昧起，汝自问之。”文殊绕女人三匝，鸣指一下，乃托至梵天，尽其神力而不能出。世尊曰：“假使百千万文殊，出此女人定不得。下方经过四十二恒河沙国土，有罔明菩萨出此女人定。”须臾，罔明大士从地涌出，作礼世尊。世尊敕罔明出，罔明却至女子前，鸣指一下，女子于是从定而出。

世尊因波斯匿王问：“胜义谛中有世俗谛否？若言无，智不应二。若言有，智不应一。一二之义，其义云何？”佛言：“大王！汝于过去龙光佛法中曾问此义，我今无说，汝今无听。无说无听，是名为一义二义。”

世尊一日见文殊在门外立，乃曰：“文殊！文殊！何不入门来？”文殊曰：“我不见一法在门外，何以教我入门。”

世尊一日坐次，见二人升猪过，乃问：“这个是甚么？”曰：“佛具一切智，猪子也不识！”世尊曰：“也须问过。”

世尊因有异学问：“诸法是常邪？”世尊不对。又问：“诸法是无常邪？”亦不对。异学曰：“世尊具一切智，何不对我？”世尊曰：“汝之所问，皆为戏论。”

世尊一日示随色摩尼珠，问五方天王：“此珠而作何色？”时五方天王互说异色。世尊复藏珠入袖，却抬手曰：“此珠作何色？”天王曰：“佛手中无珠，何处有色？”世尊叹曰：“汝何迷倒之甚！吾将世珠示之，便各强说有青、黄、赤、白色；吾将真珠示之，便总不知。”时五方天王悉皆悟通。

世尊因乾闥婆王献乐，其时山河大地尽作琴声。迦叶起作舞，王问：“迦叶岂不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何更有余习？”佛曰：“实无余习，莫谤法也。”王又抚琴三遍，迦叶亦三度作舞。王曰：“迦叶作舞，岂不是？”佛曰：“实不曾作舞！”王曰：“世尊何得妄语？”佛曰：“不妄语。汝抚琴，山河大地木石尽作琴声，岂不是？”王曰：“是。”佛曰：“迦叶亦复如是。所以实不曾作舞。”王乃信受。

世尊因外道问：“昨日说何法？”曰：“说定法。”外道曰：“今日说何法？”曰：“不定法。”外道曰：“昨日说定法，今日何说不定法？”世尊曰：“昨日定，今日不定。”

世尊因五通仙人问：“世尊有六通，我有五通。如何是那一通？”佛召五通仙人，五通应诺。佛曰：“那一通，你问我？！”

世尊因普眼菩萨欲见普贤，不可得见，乃至三度入定，遍观三千大千世界，觅普贤不可得见，而来白佛。佛曰：“汝但于静三昧中起一念，便见普贤。”普眼于是才起一念，便见普贤，向空中乘六牙白象。

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处过夏。迦叶欲白椎搦出，才拈椎，乃见百千万亿文殊。迦叶尽其神力，椎不能举。世尊遂问迦叶：“汝拟搦那个文殊？”迦叶无对。

世尊因长爪梵志索论义，预约曰：“我义若堕，我自斩首。”世尊曰：“汝义以何为宗？”志曰：“我以一切不受为宗。”世尊曰：“是见受否？”志拂袖而去。行至中路，乃省。谓弟子曰：“我当回去，斩首以谢世尊。”弟子曰：“人天众前，幸当得胜，何以斩首？”志曰：

“我宁于有智人前斩首，不于无智人前得胜。”乃叹曰：“我义两处负堕，是见若受，负门处粗，是见不受，负门处细。一切人天二乘，皆不知我义堕处，唯有世尊诸大菩萨知我义堕。”回至世尊前曰：“我义两处负堕，故当斩首以谢。”世尊曰：“我法中无如是事，汝当回心向道。”于是同五百徒众一时投佛出家，证阿罗汉。

世尊昔欲将诸圣众，往第六天说《大集经》，敕他方此土、人间天上、一切狞恶鬼神，悉皆辑会，受佛付嘱，拥护正法。设有不赴者，四天门王飞热铁轮追之令集。既集会已，无有不顺佛敕者，各发弘誓，拥护正法。唯有一魔王谓世尊曰：“瞿昙！我待一切众生成佛尽，众生界空，无有众生名字，我乃发菩提心。”

世尊尝与阿难行次，见一古佛塔。世尊便作礼。阿难曰：“此是甚么人塔？”世尊曰：“此是过去诸佛塔。”阿难曰：“过去诸佛是甚么人弟子？”世尊曰：“是吾弟子。”阿难曰：“应当如是。”

世尊因有外道问：“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。”世尊良久。外道赞叹曰：“世尊大慈大悲，开我迷云，令我得入。”乃作礼而去。阿难白佛：“外道得何道理，称赞而去？”世尊曰：“如世良马，见鞭影而行。”

世尊一日敕阿难：“食时将至，汝当入城持钵。”阿难应诺。世尊曰：“汝既持钵，须依过去七佛仪式。”阿难便问：“如何是过去七佛仪式？”世尊召阿难，阿难应诺。世尊曰：“持钵去！”

世尊因有比丘问：“我于世尊法中见处即有，证处未是。世尊当何所示？”世尊曰：“比丘某甲，当何所示，是汝此问？”

世尊成道后，在逝多林中一树下跏趺而坐。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车经过林畔，有二车牛不肯前进。商人乃讶，见之山神。报言：“林中有圣人成道，经逾四十九日未食，汝当供养。”商人入林，果见一人端然不动。乃问曰：“为是梵王邪？帝释邪？山神邪？河神邪？”世尊微笑，举袈裟角示之。商人顶礼，遂陈供养。

世尊因耆婆善别音响，至一冢间，见五髑髅，乃敲一髑髅问耆婆：“此生何处？”曰：“此生人道。”世尊又敲一曰：“此生何处？”曰：“此生天道。”世尊又别敲一问：“此生何处？”耆婆罔知生处。

世尊因黑氏梵志运神力，以左右手擎合欢、梧桐花两株，来供养佛。佛召仙人，梵志应诺。佛曰：“放下

著。”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。佛又召仙人：“放下著。”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。佛又召仙人：“放下著。”梵志曰：“世尊，我今两手皆空，更教放下个甚么？”佛曰：“吾非教汝放舍其花，汝当放舍外六尘、内六根、中六识。一时舍却，无可舍处，是汝免生死处。”梵志于言下悟无生忍。

世尊因灵山会上五百比丘得四禅定，具五神通，未得法忍，以宿命智通，各各自见过去杀父害母，及诸重罪，于自心内各各怀疑，于甚深法不能证入。于是文殊承佛神力，遂手握利剑，持逼如来。世尊乃谓文殊曰：“住！住！不应作逆，勿得害吾。吾必被害，为善被害。文殊师利！尔从本已来无有我人，但以内心见有我人。内心起时，我必被害，即名为害，”于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，如梦如幻，于梦幻中无有我人，乃至能生所生父母。于是五百比丘同赞叹曰：“文殊大智士，深达法源底。自手握利剑，持逼如来身。如剑佛亦尔，一相无有二。无相无所生，是中云何杀？”

世尊因地布发掩泥，献花于然灯。然灯见布发处，遂约退众，乃指地曰：“此一方地，宜建一梵刹。”时众中

有一贤于长者，持标于指处插曰：“建梵刹竟。”时诸天散花，赞曰：“庶子有大智矣！”

世尊因七贤女游尸陀林，一女指尸曰：“尸在这里，人向甚处去？”一女曰：“作么？作么？”诸姊谛观，各各契悟，感帝释散花曰：“惟愿圣姊有何所须，我当终身供给。”女曰：“我家四事七珍，悉皆具足，唯要三般物：一要无根树子一株，二要无阴阳地一片，三要叫不响山谷一所。”帝释曰：“一切所须，我悉有之。若三般物，我实无得。”女曰：“汝若无此，争解济人？”帝释罔措，遂同往白佛。佛言：“憍尸迦，我诸弟子大阿罗汉不解此义，唯有诸大菩萨乃解此义。”

世尊因调达谛佛，生身入地狱，遂令阿难问：“你在地狱中安否？”曰：“我虽在地狱，如三禅天乐。”佛又令问：“你还求出否？”曰：“我待世尊来便出。”阿难曰：“佛是三界大师，岂有入地狱分？”曰：“佛既无入地狱分，我岂有出地狱分？”

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见、法见，被世尊威神摄向二铁围山。

城东有一老母，与佛同生而不欲见佛。每见佛来，即便回避。虽然如此，回顾东西，总皆是佛。遂以手掩面，于十指掌中亦总是佛。

殃崛摩罗因持钵至一长者门，其家妇人正值产难，子母未分。长者曰：“瞿昙弟子，汝为至圣，当有何法能免难？”殃崛语长者曰：“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。待我回问世尊，却来相报。”及返，具事白佛。佛告殃崛：“汝速去报，言我自从贤圣法来，未曾杀生。”殃崛奉佛语疾往告之。其妇得闻，当时分免。

世尊尝在尼俱律树下坐次，因二商人问：“世尊还见车过否？”曰：“不见。”商人曰：“还闻否？”曰：“不闻。”商人曰：“莫禅定否？”曰：“不禅定。”曰：“莫睡眠否？”曰：“不睡眠。”商人乃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世尊觉而不见。”遂厌白两段。

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。是时众皆默然，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世尊曰：“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”世尊至多子塔前，命摩诃迦叶分座令坐，以僧伽梨围之。遂告曰：“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，汝当护持，传付将来。”

世尊临入涅槃，文殊大士请佛再转法轮。世尊咄曰：“文殊！吾四十九年住世，未曾说一字，汝请吾再转法轮，是吾曾转法轮邪？”

世尊于涅槃会上，以手摩胸，告众曰：“汝等善观吾紫磨金色之身，瞻仰取足，勿令后悔。若谓吾灭度，非吾弟子。若谓吾不灭度，亦非吾弟子。”时百万亿众，悉皆契悟。